

有一个地方，叫河下

【编者按】为进一步提升本土作家影响力，推动全区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从本期起，《淮安日报》开辟“文学淮军”专版，每期推介一名本土作家，充分展示“文学淮军”整体创作实力。今天推出淮安区委协理主席于兆文专版。



【简介】于兆文，1971年10月出生，江苏淮安。江苏省重大题材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淮安市政协委员，淮安作家协会主席。16岁发表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中国作家》《诗刊》《中国报告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海内外100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公开出版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10余部文学专著，代表作有“英雄史诗三部曲”；长篇报告文学《天路淮军》、长篇小说《大胡庄·1941》、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等，6次荣获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获“吴承恩长篇小说奖”“江苏报告文学奖金奖”“淮安文化奖”“袁鹰文学奖”等10多类奖项。

2500年前，一部春秋大戏由吴王夫差导演，邗沟打开，沟通南北，运河肇始。运河与淮安拂袖而舞，舞出一个河下古镇。从此，一个古镇对于一条河流的痴恋，整整相守了2500年。2500年之后，运河依旧襟襟撩撩，一个城市的前世今生，繁华落尽，尽在胸膈流过。古镇也是一身素雅，拙朴自然，没有浓妆艳抹，没有光华四射，静静地厮守在古运河畔。运河之于河下，也许他们有了前世的一次相逢，才有了今生的千年等候。

2500年的河下，更像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毫无垂垂迟暮的死寂，依然神清气爽，身骨硬朗。二十二条街，九十一条巷，十三家坊，犹如老者的骨骼和筋脉，阡陌交错，四通八达，支撑着一个古镇的脊梁。纹络褪去，光滑起伏的青石板路，这是小镇最为恒久的记忆，踏上去，脚便踩上了古镇的神经，让你如饮一坛历久弥香的老酒，这时候，你和小镇仿佛融为一体，成了一段故事，沉淀了千年，香醉了千年。石板街两边的店铺，一色的青砖黛瓦，流檐翘角，回廊挂落，雕梁花窗。古色古香的风格里，各式卖场应有尽有。据说，当年的古镇行业相对集中，往往一条街巷只卖一类商品，就像现在的特色行业一条街。诸如花巷、茶巷、竹巷、钉铁巷、打铜巷、摇绳巷、估衣街、螺丝街、鼓子街、板厂街、琵琶刘街等等，就从这眼花缭乱的街巷名称里，你就可以想像得到河下当年的商业繁盛景象。更不消说，这里曾是船舶中心、淮盐集散地了，盐商云集，漕船连樯，想当年“是处街市繁华，晚间灯火烛天，管弦盈耳”。

“市不以夜息”的河下享尽了风光。

淮安，一座飘在水上的古城，七省通衢，九省咽喉，南船北马，交汇于此。水写的河下，“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居于淮安西北一隅的河下，地势卑下，恰扼漕运要冲，这得天独厚地理位置，成就了河下，使之环水而眠。一路水色的河下，恰如春风中的一枝垂柳，只要你指尖轻扬，仿佛就会苍翠欲滴。晨昏之时，迷雾笼纱，氤氲空濛；晴日映照之时，宛见波光潋滟，温润如玉。进入古镇，坊间人家，枕河而居，水从桥走，巷随桥转，40多座桥梁，为河下搭上脉搏，注入血液，让河下人得尽了溪水的滋养。小镇人的性情如水般甘淳，如水般宽柔。无论男人女人，没有人争强好胜，心胸格外开阔，家家开门迎客，遇茶喝茶，遇饭吃饭，遇酒喝酒。一碗香茶，就着茶微，薄脆饼；一碗老酒，就着猪头肉、大头菜，生活“清汤寡水”，没有什么格外的讲究。水岸静地，河下成了一座“慢城”。无论男人女人，河下人说话轻声慢语，做事不慌不忙，走路不紧不慢，这儒雅的节奏陪了河下人两千多年。

登临湖嘴码头，闻思寺静矗于运河岸边，这是康熙江南巡视，途经河下，钦赐寺名。据说，殿堂里的佛像皆从缅甸进口，白玉石雕刻而成，“玉佛寺”美名不胫而走。静穆回望间，一首诗从眼前飘过：“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西湖嘴上头。”这是明代诗人邱浚当年为繁华的河下而写。诗人笔下的西湖嘴，就是这河下码头，也是当年乾隆帝从此弃舟登岸的御码头。河下的神奇魅影，曾惊艳唐宋两朝，引得李白、白居易、刘禹锡、苏东坡、

范仲淹、杨万里、张耒、文天祥等文坛泰斗纷至沓来，河下成了一座诗城。

走进河下，一边领略着她的水性逍遥，一边感受着她的文韬武略。每一条街巷里，你都会遇见你心仪仰慕的“真神”。打铜巷里，你会与世界文学大师吴承恩不期而遇，千古奇篇《西游记》就诞生在这条“委巷”之中；竹巷街你刚与抗倭状元沈坤擦肩而过，罗家桥巷你又触摸到左宝贵将军的铮铮铁骨；北入口你看一眼巾帼英雄梁红玉擂鼓抗金的飒爽英姿，花巷里再去听一段“文采之胜，则当首屈一指”的邱心如的弹词《笔生花》；菱桥巷里你可以拜访近代舰船制造奠基人裴荫森，欣赏一下他登峰造极的造船艺术，再去中街让医学宗师吴鞠通为你望闻问切，和他一起探讨中医“温病条例”……

也许，河下出了一部《西游记》，就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可是就在这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土地上，仅明清两代，就哺育出67名进士、123名举人、12名翰林，而且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走进河下，你就走进了实至名归的“中国进士之乡”。此刻，你不得不嫉妒上天的偏心，因为赐予河下的太多太多了，多得近乎奢华。试想，如果河下的文臣武将们回来省亲，这将是一个何其壮观的“名人方阵”啊。

这是一个深藏不露、不事张扬的小镇，你不得不以一种敬畏之情完成你的参访。因为走在小镇，也许你日及的每一块青砖，脚踏的每一方石板，都会雕刻着一首诗，抑或流传着一个文气十足的故事。“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这是河下一个小姑娘出的下联，让当年微服私访的乾隆帝和大学士纪晓岚无言以对，至今悬挂于河下文楼之上，上联阙如，引来无限玄机。这份灵秀和明慧，已然融入河下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块砖瓦，每一茎血脉。

夜幕下的河下，更有其奇丽的精彩。远处星光点点，近处霓虹闪烁，相互辉映在河中，漾出道道涟漪，幻化成轻摇曳舞的彩绸，让人心旷神怡。

千世光阴，一夕梦回

的仓禀变得日益富足。如今，喧嚣退去，空空地转着，也只为了向世人细细诉说一个村落的前世今生。

脚下的土地依然春耕秋播，依然春华秋实，这一切不仅已与水无关，还与不远处农耕文化馆里的每一件器物无关。破旧的编篱、箩筐，已背不动稻谷；生锈的刀镰、斧头，已翻不动农事；褪色的各式水桶，盛不下一滴甘甜的滋味。这些农耕的工具和曾经的生活用品，都在玻璃罩里展示着，与我们的目光对视着，在光阴的坐标上离我们越来越远。

循着河流的方向，我们的目光继续向古村的纵深处游弋。村落依山而建，傍水而居，走向布局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处处体现出“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穿过青砖灰瓦，穿过五岳朝天封火墙，穿过雕梁画栋，穿过曲径幽巷，我们依次参观了香火空灵的水仙阁，美轮美奂的祝氏宗祠，气势恢弘的文昌书院，四面邻空江浙社。耕读传家、重教尚学的族规家风，让这里的一切变得安静淳朴，变得文气盎然。谁曾想，一个弹丸之地，3000人口的小山村，竟然硕士、博士、教授、科学家、画家比比皆是，科级以上干部竟达百人之多，这在全国也是罕见其匹。

我们一行人从“龙石桥”进村而来，现在从“木勺井”旁迤迤而去，我突然发奇想，觉得这里就是我梦里向往的故乡的样子，因为馈赠我太多的不舍与依恋。临上车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一条寻根之旅，一条文脉之旅，一条乡愁之旅。当地人正在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愁文化园。而我陷入了沉思：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如今许多年轻人纷纷走出了村落，走出了大山，这是时代进步的潮流，似乎无可阻挡；但他们走后，留给村落的是什么呢？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孩童，斑驳的陈述，遥远的记忆，试问若干年后，还有多少人能记住乡愁？

上了车，我们在等着后面掉队的车友。这时候，雨终于停了下来。回望间，突然，一幅画面跃入眼帘，让我一下子激动不已。远处空旷的田野里，一个女子，身披一条红色的围巾，举着手机，对着村落的方向在拍摄。黄昏偌大的“田野里”，仅有她一人，而且色彩搭配极其鲜明：黑色的外套，红色的围巾，绿色的田野，枯黄的草垛，以及远方白墙黛瓦的民居。这样的画面非具有视觉冲击力。这是远方归来的游子，还是即将离去的游客？她是想把乡愁摄入镜头带走，还是让漂泊的靈魂梦回故里？

此刻，有一种顿悟袭来：其实不仅她在画里，我也在画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画里。“南北千山与万山，轩车谁不思乡关。”不必嗟叹，不必悲悯，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故乡。走过千山万水，千世的光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客，岁月不移，宠辱不惊，唯有感恩，唯有珍爱，才会让梦找到栖身的家园，才会留住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乡愁。

半坡的那只羊

峭壁与野草之间
你踩着属于岩石的节拍
有一朵芭茅花，开在你脚下
那么鲜艳，你闻了闻
半坡上就有了爱情的温度

每天，从山脚独自上来
又独自回去
没有人知道你欢喜还是忧伤
你的羊角，两个方向
一根向着炊烟
一根向着太阳

半坡的那只羊
从没有听过枪响
流了血，还在试着舔舐
就像舔舐刀背的光芒，直到倒下
你的眼里还闪着温和的阳光

谁人想起，半坡上
曾站着一截生命的墓碑

风在，你不在

想起春天，心上就会长草
草是我的病，难以除根
只因想你，一阵风起
草就更加潦草
风和草的颜色让我几乎病入膏肓

风在，你不在
你透明的隐喻在雨中停顿，呼吸
寻不到喻体
有风，便有了失忆的雨
一段岁月挡在雨外
你我竟素不相识
沾到了草尖微颤的忧伤
一地的琴声，活生生地
听得都在流浪

风在，你不在
每一片叶子都朝着你出走的方向
每一片心思都洗得干干净净
怀念和遗忘一样漫长
怀着洁净的云朵
对天仰望，你的那轮新月
不在中天，天天落在我针尖般的心上

我等你驾马来

坐在岸边
把激情、理想、风尘一起卸下
轻轻安放，试着自己接管自己

仰望，一轮温暖来自上方
可我心内有着深刻的忧伤
提醒自己，我晒不起这里的阳光

我要走，等你驾马来
你喜欢游历，你的梦驱驰在诗里
我要在月光里，一边吟诵你的诗
一边与你浪迹天涯

一起把月光翻转，把经书翻转
听一段沙弥的木鱼声
向菩萨叩问天下，普渡众生
叶子始终站在灵魂的高处
我们的眼睛阅尽天书，找不到
哪一片属于你我

清风穿过耳畔，穿过晚祷
你纵马的声响徐徐而来
一些词，一些光向我集中
亡灵也在成长
你快来吧，再迟了
我将背着一世的碑文
离开人间

【短评】

美丽的风景在身边

葛富

最美丽的花朵总是绽放在现实地面上，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亲情爱情凝结在于兆文先生的文字里，笔端流淌的如水生活与自己灵魂深处的高贵和无边无际的精神渴求，让人细细咀嚼之余，禁不住受他的气息感染。

平静如水的生活，因为文学的方式生动起来，得益于一个作家的品质，特别是对平民生活的关注和热爱，于文学难能可贵。文学的方式考量着作家的文字方式、道德方式、良心方式、思考方式。兆文先生展现的文字，呈现着所有的方式。

这是个接地气的作家，阳光灿烂。上帝给了我们一双眼睛，光明与黑暗都会映入瞳孔。读兆文先生作品，心态开阔，富于灵性，语言清丽鲜活，文字干净脱俗，作品柔顺不落于伤感，激情而不流于愤懑，生活的浪花永远融在甜蜜的爱意里，琐碎琐事总会流淌在善良多彩的笔下。阳光对于文学，犹如一座灯塔在茫茫文海里闪现，这组文字里体现着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站位。

母亲给了我们生命，生活给了我们灵性，兆文先生用文字留下记忆。真实朴素的书写生活，忠厚诚实的记录经历，作家才能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表，历史才能留下人民曾经满怀喜悦或痛苦的诉求与愿望。兆文先生以超越生活经验的文字，用最诚恳、最真实的方式传承着文学，值得所有基层作家感动。文学不仅仅是艺术，文字不仅仅是心声。作家心里有大爱，作品才有厚重，才有对于人事的深切观感，这组文字浑然显现生活中如水之爱，静静地观察着人间万象，饱含道德力量，彰显作者博大情怀。没有鼓噪，没有繁华，一切来自生活底色和真相，庸常生活融入文学竟也让人听到岁月呼号，使人慢慢浸润到人性中、哲学里，兆文先生赋予了文字坚实的质地。

字的独特品质，来自作者内心世界，兆文先生是安静的，也是热情的。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兆文与很多作家一样忠实地于文学，但更忠于生活，所以他的作品读来更温暖、更动人。